

青年創作叢書



九月的田野

房樹民著

新文藝出版社

3041

青年創作叢書



九月的田野

屠格涅夫著

聯文書店出版

青年創作叢書

九月的田野

房樹民著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包括“伏天”、“一天夜里”、“花花轿子房”、“九月的田野”等十个短篇，都是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其中有的写农村青年男女新的道德品质的成长，有的写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尖锐复杂的斗争，有的写合作化过程中阶级敌人的阴谋及其失败，也有的写毛主席的报告到达农村之后，农村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动。其中，“九月的田野”不仅反映了毛主席的报告到达农村之后农村中万众欢腾的情绪，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那种不依靠贫农办社、缩手缩脚的右倾保守思想。这些短篇感情充沛，有着吸引人的力量。

九 月 的 田 野

房 樹 民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029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2 字數 73,000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0 定價(6) 0.30 元

“青年創作叢書”編輯例言

- 一、“青年創作叢書”的編輯和出版，是想為鼓勵和扶植文學創作的新生力量盡一些力，為讀者供應一部分比較優秀的反映現實生活和鬥爭的文學讀物。
- 二、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優秀的文藝作品和傑出的青年作者不斷出現，作為文藝界新生力量的青年作者，受到越來越大的重視。我們準備盡我們的力量為他們服務，儘可能多地出版他們的作品，並選一部分比較優秀的編入“青年創作叢書”。
- 三、“青年創作叢書”專收青年作者的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和散文、報告、詩歌、劇本等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本社已出版的青年作者較優秀的作品，得在重印時收入本叢書。
- 四、我們衷心希望並熱烈歡迎各地青年作者、作家、作協和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及讀者給予大力支持，多多投寄稿件，多多推薦作品，多多提供寶貴的意見。

新文藝出版社編輯部

4307

统一书号：10078·1029

定价：三角

目 次

伏天·····	1
小蘆花·····	13
陈老师·····	19
蓮子和她的妹妹·····	25
一天夜里·····	34
敌人·····	44
花花轎子房·····	55
引力·····	61
九月的田野·····	71
沸騰的运河灘·····	89

伏 天

伏天。

晌午。秦香从地里回来，碎花褂子渍得水淋淋的，两根小辫子也叫汗水湿透了。前些日子区里发下的劳动模范奖章，那个红地亮字的圆牌牌，在她胸前闪着光。她娘站在门口等她。这位慈爱的妈妈，每天都是这样，任凭太阳晒得多凶，她也要站在这里，用慈爱的眼光迎接自己的女儿回来。秦香走过来了，对娘说：

“娘，快回家去吧，不嫌晒？”她撩起小辫子，让小风吹进脖领里。“俺先到西头看看花子去。”

“怎么？”娘想起前几天九花娘娘来给花子说媒的事，气忿忿地说。“是谁把九花娘娘赶走的，你倒又去找他了！”

“俺是去看看今天上午花子为什么由地里偷着跑回来。”

“回来吧，你，”娘跟上一大步说，“跟那九花娘娘过去这么一大阵子了，往东去的。说不定是到外庄搞‘对象’去了哩。一边走还一边骂，说，用不了十天半个月就给花子接过一个媳妇来。”

“还没见回来吗？”

“俺就坐在院心里缝衣裳，没见回来的影子。”

秦香想：谁家的好姑娘跟他？凭他馋懒！她走进院子，娘给她擦了擦贴在脊梁上的湿褂子。嘴唇动弹几下，才说：

“今天星期四，鎮上照象的又來了。吃完飯換上件衣裳去照一個吧，我的小奶奶。來一個說媒的叫你攆走，再來一個說媒的又讓你攆走，也不知道憋着啥心。九花娘娘的話不可信，你姨的嘴可也信的着哇。前晌還叫黑太爺捎信來，叫把象片捎去哩，說是一個大幹部。”

“大幹部二干部的管啥，不用別人管。”涼棚底下，秦香一邊洗臉一邊說。

“呸，皮臉！”娘裝着生氣了，下命令一般地說。“吃完飯一定得去照象。”

“白花錢，”秦香不願逗娘生氣，笑着說：“擺着大活人，照象管啥。”

“跟你死去的爹一模一樣，一根針扎到底！”說着，就進屋去了。

娘并沒生氣，她很知道她的閨女，這孩子確實因襲了她爹的那種倔強的性格。這使她們少受多少冤氣呀。前幾天吧，九花娘娘來說媒，那是多硬的薄嘴皮子呀，直說得她心里發顫，沒法應付。可是到頭來，叫秦香幾句就給噴出去了。她也不會忘記兩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夜晚，她心里正在怎樣忐忑不安，秦香和她爭論着，後來，不就是這閨女下定決心把土地和她爹生前撂下的那輛花轂轆大車入到社里，從此她們才走到這股合轍正路的。

她从屋里把秦香自己親手做的時新的紅綫條的褂子找出來了。秦香說：

“挺熱的天兒，几把汗就要把它漬爛，還換那件旧藍褂子吧。”

站起來，走進屋。从鉄絲繩上拽下旧藍褂子，披着，往襟

上別着獎章。一邊告訴娘說，褚主任托給她，叫她起晌的時候，過運河，把東榆林莊那個叫喜來的縣勞動模範請來，給他們指導壓綠肥的新方法。可不知道那人到縣里去學習到底回來沒有，也許要白跑一趟。娘聽她說，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伸手從炕席底下拿出兩封信，遞給她說：

“模範，‘麻煩’，打當上勞動‘麻煩’，也不知哪兒來的这么多的‘麻煩’，把人家送信的那個小黑子都麻煩死了。”

秦香笑着搶過信來，急忙拆开。

秦香同志：

俺是靛莊生產合作社生產突擊小隊的隊長。那天在區上聽你報告的耕作法，簡直把我們樂壞啦！秋後我們也試試看。

俺社決定秋後派俺到你們莊去當徒弟，你不歡迎嗎？俺還想跟你賽一賽哩，瞧着吧！此致

敬禮。

靛莊農業生產合作社路奎

七月八日

秦香撇嘴一笑：“怕你，賽賽吧！”接着拆开第二封信。

秦香：

上一封回信收到啦。請你再告訴我們一聲，哪天你們忙勁兒過去，我們好套車去接你，大伙兒都要聽你報告新耕作法。都說及早準備為妙，就象及早練兵似的，到時候好打勝仗呀！先給我們拍張象片來吧！

盼望你社夏鋤勝利！

甘棠莊農業生產合作社啓

秦香的心怦怦跳着。“研究出一種破耕作法，你看看！其實我這算個什麼呀，人家縣勞動模範喜來的功勞要比死我

哩！”她又把信看过一遍，然后裝進信封里，剛裝好，她娘就說：

“快吃飯吧，小奶奶。”

吓她一跳。原來娘的臉正貼在小方玻璃上看她哩。她把兩封信一起裝進藍書包里，那里邊已經聚集了一大疊信，這成了她的寶貝蛋子了。一股熱情沖激着她，她想：我倒也該去照一張象了。……

當娘把碗筷端到院子里棚子底下的時候，這間屋里，條桌上的鏡子上反映着這樣一個人的影子：兩根小黑辮子搭在肩膀上，被熱蒸紅了的圓圓的臉上閃爍着一對烏溜溜的眼睛，那麼純淨和有神。肩膀長得稍寬一點，顯得有勁和大方。一句話，這是一個長得很標致的姑娘。

鏡子里的人影左右晃動着，可知她是在端詳着模樣。她從紅木匣子里拿起一把木梳，攏着搭拉下來的一縷頭髮。她想，只是這件舊藍褂子……，唉，更好，我就穿着它去照象吧，這樣更着實地說明着我在干活時正是這個樣子。又一想，不行，還要出庄去請人哩，還是換上一件好，衣服是我自己親手做的。……

她找出娘剛剛疊好的那件新褂子來。這件尖領的紅綫條的洋布褂子，只是在扎完最後一針時試了一下，正式穿上它，這還是頭一次。她把褂子穿上了，把獎章別在前胸上，由心里冒着喜歡。再對着鏡子照了一下，羞紅着臉走出來，抿着嘴睜着娘，娘也怪新奇地看了她一眼。娘把飯桌擺好了，手巾卷兒里的烙餅冒着香噴噴的熱氣，炒鷄蛋的焦皮上浮着一層油星子。

“把錢給俺吧，娘。”秦香對娘說。

“先吃飯。”娘說。她本想問一句：“你去照象嗎？”可是

她沒問。就看眼前的这种样子，她知道她是去的。“謝天謝地，”她想，“听話的閨女，不然的話，我可上哪兒去找來一張象片送給她姨去呀！”因为象片，她不知已經費过多少話了，可是一直沒有能說动她。現在，她手伸進腰里去摸着紅布包兒，慈愛地看着閨女大口大口吃烙餅。一股甜絲絲的味道涌上心头。她有些不大相信面前的这个受着人們敬愛的閨女就是她自己的閨女了。她爹死时，这还只是一个小丫头哩，再看看眼前的这个“小丫头”，心里說：“唉，她爹真沒福气！”

她把兩張票兒遞給秦香，秦香只拿了一張。把一塊烙餅塞進嘴，窩窩囊囊地說：

“一張就够。”

“看把你忙的，慢慢吃。鎮上照象的那个連鬚胡子在大柳樹底下一等就是半天。”

秦香撂下筷，站起來。

“飽啦。”嚼着一口餅，鼓着兩腮。

“呸，鬼揪住你的心啦！”娘催着說：“再洗洗臉，梳梳頭。”

“沒那工夫啦，老太太。”秦香逗娘笑。“照完象，俺跟着就过运河，到东榆林庄去啦！”

一扭头，她就跑出院子，鑽進綠叢叢的棒子地里。

二

在运河西岸，一棵古老的空心的柳樹，被深秋之夜暴風雨的雷电劈去半張臉，人們以为它再也不会活的了。但在第二年，当第一声滾滾的春雷从东方响起的时候，它又飽吸着大地的养分，滋生枝叶，复活了。于是，人們含着愜意的微笑走來，从它的身上剪取枝条，繁衍后代。……

秉賦着剛愎性格的這棵古樹，是可同這塊土地上硬朗朗的老人相媲美的，這叫它故鄉的人們如何地驕傲啊！

如今，再也沒有一個人能夠清楚地敘述古樹的歷史了。但是，活着的人們還不會忘記圍繞着這棵古樹發生過的無數件含淚的故事。在落日的薄霧里，在這棵樹底下，曾經有過多少少男和少女戀戀地含着眼淚分別了；在嚴冬的午夜，當寒村的狗吠聲悄悄停息下來的那個時刻，不知有過多少年青的少婦偷偷地溜過這棵古老的柳樹，裝着滿腹無處伸冤的淚水，一頭扎進涌濺着黑色水頭的冰窟。……

古老的柳樹啊，健壯地生長着吧，再看看你故鄉今天的兒女們！

夏季，老柳樹渾身長滿綠斑斑的蘚苔；茂密的葉叢里，有三根粗大的枝干斜溜溜地伸向蒼天，講述着它古老的歷史。蟬兒站在密森森的葉子里面，為它唱着頌歌。

大螞蟻在隆起的樹根上爬行着，樹底下涼幽幽地一片樹蔭。經過這裏的趕集過店的人，都要坐下來歇腳納涼。一個長得挺象樣的小伙子，坐在年深日久磨亮了的花斑石上，倚靠着大樹打瞌睡，頭髮蒙住眼睛，清幽自在得很。長腿的黃螞蟻，象是登梯子一樣，一直爬上那漂白樹子的第七對紐結，最後爬在他的脖子底下，吸吮那夢中沁出的汗水。

照象的，是個四十多歲的兩腮上長滿連鬚胡子的人，敞開懷，坐在小伙子旁邊抽煙卷。他看見北邊一塊定漿壯粒的早棒子地里，毒熱的太陽底下，有一個姑娘追趕着一群白脖喜鵲奔跑，就用胳膊肘碰碰小伙子說：

“醒醒，來啦。”

小伙子猛丁直起腰板，精神驟然緊張起來，掃了一眼，隨

后，就揉揉浮腫的眼皮，打个哈欠，卡着鼻子，灰心喪氣地說：

“不是。”

“別誣人吧，大大的个子，还燥哩。”照象的叨着快要燒到嘴邊的烟卷說，“直起來，看，過來啦。”

“別鬧！”說着，又往大樹上一歪，眼睛一眯，頭髮蓋在眼睛上。

“等有三個鐘頭啦，伙計，我問你等的是誰？”

小伙子皺起眉頭沒理他。咬了几下下嘴唇，從頭髮縫里偷偷往北瞟了一眼走過來的秦香，他的心里通通打起鼓來。急忙直起身子，要躲開。秦香的臉漲得通紅，綳得緊緊的，跟過來說：

“花子，”她叫住他，忍着氣，“頭晌你跟誰說了，偷着由地裡溜啦？”

“想溜才溜，”花子頭也不敢抬，眨巴着溜圓的眼珠子，當着生人面，老羞成怒地說，“沒俺的工分兒，还把腦袋搭上？”

“這算什么話！合作社是誰自己家的！”秦香氣極了，要過去一把抓過他來，找褚主任去說理。但是花子邁開大長腿，頭往胸上一貼，鼓突着腮幫子，一直奔向坡下沙灘去了。

“別忘照象啊，小伙子！”照象的站起來，挺着胸嚷。轉臉對秦香說：“年輕人，好大的氣兒，這家伙等你照象等了好半天啦，三句口角就犯了大事。”

“誰跟他照象！”秦香象受辱一樣地哆嗦着嘴唇，氣咻咻地說。

“好狠，這姑娘。”照象的暗暗想。原有的逗笑話也悶回去了。看見姑娘胸前閃亮的“獎”字章，心想，“嚯，原來這樣不簡單。”於是，他探着口氣問：

“那他是等誰哩，等了這半天？”

“呸，誰希罕他等，去一邊去吧！”頓了一下，腴巴着兩只氣得發紅的大眼睛，“社里的早棒子都叫喜鵲剝乾淨了，他也不管，算個什麼！”

“是這樣的人！”照象的扭動着脖子往坡下睜，花子早就不見了。打開着照象匣子，也有點生氣地這樣說。

“喂！你回去！”秦香突然喊起來，“你回去！那不是道兒呀——！”

喊着，往北跑着。北邊綠叢叢的早棒子地里，一個戴着寬邊草帽的人，撥着兩邊的棒子葉，正往這邊走來。聽見有人喊，便停住了急匆匆的腳步，怪不好意思地往四下里看看。於是，把草帽往腦後一推，從挎着的綠書包里掏出一塊嶄新的白羊肚手巾，擦着臉上的汗。一手解着脖子底下的鈕扣，兩個鏡亮的東西在雪白褂子的胸袋上一閃。這是個長得五官端正、皮膚微黑的、年紀不過二十一歲的青年人。

“好厲害的姑娘，”照象的暗暗地說。

秦香的小辮飛飄起來，一直追過去，追到棒子地。

“喂，你聽不見嗎？叫你回去！”

戴草帽的心想：“這是誰家的姑娘，這麼厲害！”一面臉上表露出怪難為情的樣子，心里琢磨着怎樣賠句軟和話。因為自己走瞎了道，走在人家地里來啦。可是當那姑娘漸漸跑近來，那胸前的亮東西一閃一閃，喊叫着“你回去，你回去”的時候，他大概忽然認出來了這個人，於是臉上有些發燒了。他摸摸自己的臉，怪生氣地想：“媽的，干嘛發燒！”他終於強制着收斂了笑容，裝出愠怒的樣子。

“都是鄰里街坊的，干嘛這樣說話！”戴草帽的眼睛直盯

盯地看了她几下，話里藏着气。

秦香更生气了，止住步子，綳起臉。甩起一只胳膊來說：

“看不見嗎？小道春耕的时候就……”語气漸漸軟下來了，胳膊放下來了。一扭身子捂住臉，吃吃地笑起來。

“走吧，”戴草帽的走過來，話里憋着笑声，“走吧，咱們見見你的褚主任去，問問他的社員應該怎樣跟人家說話。”

秦香弄得臉紅了，抑制着心跳說：

“走人家棒子地還有理嗎？”

“确实是俺走了瞎道了。”戴草帽的作个立正姿勢，綳不住笑說。

“俺正要請你去哩，”秦香說，“褚主任叫俺去請你指導我們压綠肥。你這是由哪兒來？”

“剛由縣里學習回來，”戴草帽的就是喜來。他把推到腦后的草帽戴正了，說，“一共十三天。”

“好啦，倒省着俺跑腿了，”秦香高興地說：“跟俺回村好了。”

“有天大的事情也要先回俺村。改个日子哪天都行，再來幫助你們不晚。俺这破鼓是不怕众人捶的。”喜來嘻嘻笑着說，“俺村也要請你哩，以俺本人來說，就要研究研究你的耕作法。”

“我这个算什么。”秦香腴腆地說，湊近一步，指着胸前
的獎章問：“這就是这回縣里發下的獎章？”

“是。”喜來小聲說。“大晌午，你跑這兒干什么來了？”

“俺娘叫俺來照象。”秦香怪害臊地說：“走吧，老柳樹底下涼快。踩壟溝兒，別碰棒子秧。告訴你，下回再不許走棒子地。”

輕輕地撥開肥厚的棒子葉。一對青螞蚱，跳躍着，鑽在密密層層的正在飛花的豆棵底下去了。喜來問秦香：

“你照象干什么？”

一塊紅暈浮在秦香的面上，抿緊嘴笑着，啥也沒說出來。

“俺也該照張象片了。”喜來說，“在城里，怎也騰不出一個工夫來。”

“俺生產隊的人都說，等你來俺村時，大家想跟你合照一張。”

“好哇。”喜來用手巾擦着紅紅的臉說。

照象的，早把架子支好，等着起响的時候，人們前來拍照。他看見秦香和喜來過來了，趕緊就把墊子鋪在花斑石上，搔着嘴唇底下的黑胡楂，說：

“請，請，按照風俗，男左女右。”

兩人的臉立時漲成了大紅布。照象的樂呵呵地想：“害臊哩。”

秦香的心里象是長着刺，坐不住，站不穩。趁着照象的挪動着照象匣子的时候，她不言不語地坐在花斑石的右边了；喜來心里敲着鼓，會意地看着她的眼睛，羞答答地坐在左边。

“几寸的？”照象的問。

“二寸的。”秦香說。

“取什麼做景？”照象的把膠片放進匣子裏面的時候，問。

“老柳樹，平原。”喜來說話了，碰碰秦香，秦香用力點了一下頭。

“把鈕扣結好吧，”照象的說，“還有獎章，戴平嘍，省着反光。”

照象的把頭埋進黑幕里去，對着光。然後用手捏住了膠